



“两个计划”工作推进会发言摘登

深入新生活,书写新史诗

□白 烨

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,是中国作协在新时代推出的有关文学创作的重要计划。这样有计划、有组织的创作工程的连续推进,显示出多方面的作用与意义。

一是,深化了作家与生活的联系,密切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。从文学现场来看,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领域一直都有新作接续,乡村题材创作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势头。但就小说创作的整体来看,不少实力派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数,他们擅长书写的是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。还有不少作家具备较好的写作功底,但对时代与社会的感知仍存在局限,与以“人民的壮阔奋斗”为特征的“人民生活”尚有一定距离。可以说,时代主脉不够充分彰显,时代气韵明显不足,是当下创作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。

“两个计划”像嵌入时代生活深处的锚钉,紧紧地把作家的注意力、创作力与行动力拽向人民生活、系于时代主轴,不断切近现实,使文学创作整体向着人民生活靠近,保持与当下时代的紧密联系,推动文学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二是,通过选拔拔萃和铺锦列绣,不断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。宏观地观察当下的文学创作,在丰富性、多样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,但感觉却是多而不精、繁而不荣。因此,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现象,扭转文

艺创作“有数量缺质量、有‘高原’缺‘高峰’”的局面,把创作精品力作当作头等大事,是文学工作者刻不容缓、责任重大的历史使命。

在参加“两个计划”评审与改稿工作中,我既感到各地作者参与征稿的积极与踊跃,也感到参评作品普遍存在一些问题。

其一,作品内容缺少当下现实的鲜活性,背后是阅读生活不够切实和深入。很多参评作品游离于核心主题之外,对于当下乡村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反映不足。作品呈现出的乡村境况与真实的社会现实存在脱节和错位。究其原因,是作家不熟悉当下乡村的变化情形,没有深刻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,不了解在这一进程中乡村生活形态的内变与人们精神世界的新变。

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“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,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”,我们的作家和当下的创作还存在一定距离。这既有阅读能力的问题,也有阅读意识的问题。首先要去阅读,其次才是在这一过程中提高能力、积累素材、提炼主题。所以,最重要的第一步,还是要到生活中去。

其二,作品缺乏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与叙事的独特性,内里是原创能力明显不足。作品要有引人入胜的独特故事,但许多作品都缺乏小说文体必备的基本要素,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下功夫、不花气力。

这不仅有写作能力强不强的问题,也有路向正不正的问题。还有一些作品具有很强的纪实性,但文学性不足。这既是艺术想象的明显匮乏,也是创新能力的不足。对于一些作者来说,还有如何从纪实性的“原生态”走向小说化的“原创性”的问题。

需要改进的方面很多。第一,认识与观念方面要大力提升,要深刻认识什么是“新史诗”,怎样书写“新史诗”。“两个计划”各有不同的创作要求,但都以书写“新史诗”为旨归。书写“新史诗”,主要是书写改革开放以来的划时代成就与历史性变革,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成功经验。讲好中国故事,塑造中国形象,弘扬中国精神,未必是高头讲章,高举高打,而是从生活出发,平中求奇、以小见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书写新生活、新现实、新人民,就是书写“新史诗”。

第二,把深入生活、吃透现实当作第一要务,向人民、生活要素材、要技巧。文学来源于生活,依存于生活,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学。作家要把深入生活、吃透现实当作第一要务。在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,一些当代经典作家就以他们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作出了示范。当年赵树理每年都拿出至少半年时间到晋东南农村工作和生活;周立波为了写作《山乡巨变》,把家搬回湖南清溪村;柳青为了写作《创业史》,在皇甫村“深扎”14年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,变成农民的一分子,写出了描写人民又为其所喜爱的优秀长篇小说。这些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悟。这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,也是创作精品力作的时代标杆。

(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中国作协成立之初,就是要在作家和人民之间架起一道宽阔的桥梁。我认为,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合目的性和组织性的特点,也就是说,要将分散的文学力量组织起来,创作出体现时代精神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文学经典。为了这一崇高目的,中国作协长期在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方式上寻求最有效的方法。在这一实践过程中,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。“两个计划”的提出和实施,非常贴切地体现了合目的性和组织性这两个特点,是有益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。

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,使“改稿会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实施以来,也陆续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总的来看,“两个计划”的提出和实施,是近些年来抓创作的成功实践。

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不只是一个局限在“乡村”的创作计划,它可以有更宽广的覆盖面和呈现形式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会有更多新的主题需要文学去表现,我们应该将其定位为主题写作的助推器和孵化器,因为每一个新的主题都诞生于新时代的飞速发展之中,都造就了新时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山乡巨变。

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还起到了大幅提升基层作家文学水平的作用。参加这一计划的作家多半来自基层,他们生活在市县级的城市或乡村,与时代生活的现场有紧密的关联。这些基层作家有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资源,但他们的文学创作水平还不是一流的,要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提高。对比他们提供的初稿和最后出版的成品,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进步。

我们不要低估提升基层作家文学水平这一作用的意义。“两个计划”要致力于攀登文学“高峰”,也要致力于营造一片广袤的文学“高原”。“高峰”与“高原”是相互依存的,文学不能只有“高原”没有“高峰”,否则文学就缺失了让人景仰的精神高度;同样,文学也不能没有“高原”只有“高峰”,否则“高峰”就成了孤独的存在。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

在作家和人民之间架起桥梁

□贺绍俊

的文学和文化水平,既要看文学“高峰”如何巍峨挺拔,也要看文学“高原”如何广袤厚实。因此,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着眼于基层作家,也惠及基层作家,是在夯实我们的文学“高原”,也是在提升文学“高原”的海拔。今后,可将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重在夯实文学“高原”的基础;该阶段结束后,从中遴选出具有冲击文学“高峰”潜质的作品进入第二阶段,集中力量向文学“高峰”冲刺。

从我阅读过的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中的作品来看,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创作问题:

其一,主题写作不仅有赖于主题,还有赖于生活。深入生活并不是理论的难点,却是一个实践的难点。有些作家还是把深入生活简单化了,以为深入生活就是到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获得一些新的故事素材,这样在创作上就有些东西可写了。深入生活不能太急躁。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,重要的在于对生活是不是有切身的体验。要在推进作家深入生活的实践上想想办法,让作家们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参与生活、体验生活、发现生活,最终得以成为生活的主人。

其二,不要把主题写作简单化为唱赞歌。主题写作不应该排斥对现实的深度思考。作家应该有多种认识现实的角度,只有将这些角度都结合起来,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才会更全面。具有思想深度的赞美才是最有说服力的,具有建设性意识的思考也才是最有生命力的。

为了鼓励更多作家写出优秀作品,我建议为作家们进入“两个计划”多开几道大门。不仅可以由各地作协申报,也可以由出版社申报,还可以由作家本人通过两位到三位评论家推荐申报。进出的大门最好长期打开。比如,看上了文学刊物上的一篇好作品,就可以马上邀请作家“进门来”,让他在计划的推进下把作品打磨得更优秀。当然,作家如果没有达到相应的质量水平,也可以取消其资格。希望“两个计划”办得越来越好。

(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)

好作品是走出来的、沉淀出来的

□孔令燕

由中国作协发起的“两个计划”,不是简单的选题征集、作品扶持项目,而是重塑新时代文学生产方式、创作观念、传播格局的系统性工程。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聚焦新时代中国故事,记录神州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变革;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面向更为广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,容纳多元题材、多样风格的长篇创作。“两个计划”打通了作家创作、期刊发表、编辑出版、宣传推广、IP转化、海外译介全链条,凝聚起作家、期刊、出版机构的各方力量,同心协力探索文学创作从“高原”迈向“高峰”的可行路径。

时代的深刻变革必然推动文学主题、形态、表达的深层变革,新时代文学必须积极吸纳时代新要素、塑造时代新典型、留存时代新记忆。而这一切的根基,是作家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、脚踏实地的长期积累。文学的思想深度、艺术高度,从来都不是来自书斋里的空想,而是来自大地,来自人民,来自长期观察与潜心沉淀。

这也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始终坚守并不断深化的原创培育理念。在深度参与项目推进的这几年来,我们愈发深切地体会到:越是身处信息超载、节奏飞快、变化剧烈的时代,越需要沉下心来,认真真正饱含情感浓度、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原创精品文学的独特价值。优质原创作品的诞生,既离不开创作者鲜活原生的创作力与长期的积累沉淀,也离不开出版方持之以恒的耐心守护与真诚陪伴。培育原创内容,不能采取被动等待或坐享其成的态度。我们不只是对书稿做编辑加工的技术执行者,更是作家创作旅程中坚定的同行者、有力的支持者、贴心的服务者,也是积极推动原创生态健康发展的建设者。

我们始终坚持:好作品是走出来的、磨出来的、沉淀出来的。编辑要走出案头、贴近现场,真正理解时代、理解生活、理解读者,才能助力作家把生活质感转化为文学质感,把时代风云凝练成文学经典,真正让

作品有筋骨、有温度、有力量。

如果说优质内容是文学精品的立身之本,那么有效、精准、持续的传播,就是新时代文学重塑社会影响力、对接大众读者、实现价值跃升的关键路径。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,好作品更要主动破圈,主动拥抱读者,主动对接适配新时代的传播方式。我们把市场思维、读者思维、传播思维贯穿到文本打磨、出版设计的全流程当中。我们坚持深度拆解作品内核,提炼大众共情切口。把厚重、深刻、复杂的文学表达,转化为读者可感知、可共情、可传播的时代情绪。挖掘作品与当代读者心灵相通的共情点。我们研判入选作品的读者画像,不断探索新媒体语境下的文学破圈路径。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,积极推动计划内优秀作品走向世界。持续落地的海外译本,不断拓宽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作品的全球传播版图。

面向未来,我们将始终尊重文学创作规律,持续发掘优质原创选题,用心扶植、陪伴作家成长;持续创新传播路径,打通文学通向读者的桥梁,推进中外文学双向交流。我们将致力于构建开放、包容、多元的文学生态,让更多优秀作品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传承。

(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)

让好作品在读者心中落地开花

□余 颀

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不仅在于创作主体之新,也在于大众读者与文学互动的对话形态之新,后者对守护文学价值、推动文学创新、共创文学生态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。我觉得,以“两个计划”为引领的中国当代文学,不缺乏优秀的作品,但读者的声音还不够响亮。

从我读过的作品来看,既有回望历史、探寻精神脉络的文化书写,也有关怀现实、书写生命成长的心灵记录,还有描绘乡村振兴、展现祖国大美的山河画卷。“两个计划”是欣赏时代风景、聆听中国故事的窗口。

我想从身边小事谈起。第一件事是,我读《长命》后受到触动,向沉默寡言的父亲询问祖辈与老家往

事。父亲久违地敞开心扉,讲述尘封的家族记忆,性情也愈发开朗。文学消解了他晚年的孤寂,解开了我们之间的隔阂。第二件事是,我分享的《桃花坞》读书感悟,打动了一名高二理科女生,她深夜读完作品,手写长文与我交流,坦言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震撼力量。最近,她也与作者和杂志社建立了联系,让这段纯粹的文学际遇圆满闭环。

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止于静态的文字句读,更在于能够以鲜活的方式抵达读者,在读者心间循环流淌、滋养生长。在全民读屏的新媒体时代,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传播声量不足。我认为,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

土地上能长出好的文学

□张 婷

我曾是一名基层公安民警,现在是书漾工作室的阅读推广人。很多人问我,为什么办读书会?我说,因为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我和读书会的小伙伴们,认真读了入选“两个计划”的一批作品。读完之后,我心里的答案更清晰了。文学是专业的人在专业的领域、用专业的判断给我们捧出来的精神产品。它不会为了讨好读者而降低标准,不会为了流量而迎合读者。

以前我们总说,文学跟不上时代,作家写不出当下的生活。但读了“两个计划”的作品,我发现作家们在认真书写这个时代。写乡村的,不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、怀旧式的乡村,而是在发生的、滚烫的、充满矛盾的乡村——有脱贫的喜悦,也有转型的阵痛;有新人的成长,也有老人的失落;有土地的新生,也有传统的消逝。这些书里的乡村是活生生的、正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现场。写城市的,也不再是那种悬浮的、精英化的城市,

而是普通人的城市——医生、打工人、小镇青年以及在几千万人的城市里面走来又擦肩而过的你我。这些作品里的城市,是具体的、有温度的、带着烟火气的生活现场。

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,这些作家都“下去了”。欧阳黔森写贵州的脱贫攻坚,跑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;杨志军写青藏高原,那是他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;老藤写东北边陲生活,一头扎进古驿站的村子里,跟村民同吃同住,把草木的枯荣、人的变迁揉在一起写。这种扎根的写作,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,特别珍贵。

当然,我读书的时候也会带着阅读推广人的视角,思考普通读者愿不愿意读这些书?有些作品的“报告感”偏重,文学性还有提升空间。山乡巨变这个主题,容易写成好人好事的罗列、政策落地的记录。我们当然需要时代的记录,但文学还要写人的内心,写人的复杂

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,文学正在成为贴近大众心灵、回应时代情绪、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力量。近年来,花城依托“出版社—杂志—文学院”三位一体的多元平台,坚守“以优质文学连接大众,以多元出版传递温度”的定位,深耕原创文学现场,扶持作家,服务读者,通过联动经典文本、拥抱跨界表达,落地线下阅读场景、搭建全域读者链接渠道,开拓新大众文艺品牌的发展之路。

依托品牌的凝聚力和平台的运营力,花城文学出版的内容品质获得了整体提升。以长篇小说为例,近年来紧扣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,出版了《人间信》《不舍昼夜》《蛋镇诗社》《橘红》等优秀作品,《开春》《渤海》《金根港》等选题也将陆续推出;入选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《遥远的阿合别勒》的作者来自新疆塔城,让基层作家获得了特别的关注;此外,还有很多题材长篇佳作的出版和传播,都呈现了花城在原创新作布局上汇聚不同代际、兼容多元题材、推动立体传播的思路。

随着文学出版市场竞争的加剧,头部IP聚集产生的丰厚效益日益凸显,实现一个作家的全版权开发与维护,正日渐成为出版机构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。花城出版社近年探索从出版“一部作品”到“一个作家”的转型之路,初步建立起与作家品牌

文学连接人心 出版传递温度

□张 懿

共生的合作模式。文学跨界破圈的丰富呈现,极大提升了文学出版品牌影响力。

当下,出版业价值链条的重心正从“以书为终点”的生产型逻辑,向“以用户为起点”的服务型逻辑迁移。文学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,单纯的图书编辑升级为“文化产品经理”甚至“文化生态构建者”,要求从业者既能坚守文学审美与文化传承的初心,又要在内容生产机制的重构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。围绕这几年来文学出版的实践与探索,我们深刻体会到,最根本的变化不只是模式,而是“人”的变化。市场震荡与转型压力倒逼花城不断重塑团队、激活人才、重建能力结构,在内容生产机制的重构中,推动文学出版从“纸质时代”向“IP文化时代”跨越。

在能力建设方面,花城加强培养编辑的数字素养、融合创新能力、用户思维与数据分析能力。编辑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案头编辑”,而且是需要具备跨界能力,既能做内容策划,也能做活动执行、新媒体传播。我们相信,通过深入挖掘文学价值、借助新技术力量、创新传播形式,大众文学出版在推动全民阅读、传递人文温度、书写时代精神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,也将在新时代内容生产机制和传播格局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(作者系花城出版社社长)

往往是“作者风格—读者趣味—市场运作”三者平衡的产物。基于此,我提几点期待:敢走新路,壮大文学传播的有生力量。提升新媒体领域当代文学的曝光量和正能量,让更多好作品、好故事被读者看见;拥抱AI,做优内容推介。除影视改编之外,可以考虑选取精彩情节制作成AIGC的预告短片,助力作品跑好抵达读者的“最先一公里”;坚持手搓,用真诚精品抵御“生成污染”。当AI作品像预制菜那样重复拼接、愈加泛滥后,一手的生命体验才是最好的爆款,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写作才是最持久的流量密码。

时代正在“巨变”,“攀登”没有坦途,只要潜心沉淀,中国终会涌现出新时代的文学史诗。我想到了鲁迅先生提过的“泥土精神”,要不怕做小事业。今后我要用心尽力当好一块文学的泥土,真诚阅读和分享每一部当代作品、每一份文学期刊。

(作者系上海正好公益基金会专职干事)

性。有些作品里的人物,太“正”了,太“完美”了,像从宣传稿里走出来的。读的时候会尊敬他,但难以记住他。真正能穿越时间的文学人物,往往是有缺陷的、有挣扎的、有血有肉的,能让读者看见自己。

“两个计划”出了这么多好书,如何才能让它们到达更多读者手里?这就需要出版社、媒体、读书会,需要每一个爱读书的人,把这些书带到更多人面前。也需要作家们更多地下沉基层,走向大众,走进读者。去年,我们书屋所在的村子里,出了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孩子们。那个孩子,就是天天泡书屋的孩子之一。这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。文学是一盏灯,能照亮一个山里孩子路,能改变一片土地的气质。作家写的每一本书,都可能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,点亮某个人的人生。

新时代的山乡巨变,不只是物质上的巨变,更是精神上的巨变。当大山里的孩子能读到更多好书,当普通人的故事能被更多人听见,当乡村的土地上不仅长出好庄稼,还能长出好的文学、好的艺术、好的精神——那才是真正的“巨变”。

(作者系贵州广播电视台编导)